



海
岛
识
螺
物
种

琼岛螺趣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

海口火车站万人海鲜广场销售的红口螺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身披盔甲，四海为家

爬得慢吞吞，浑身软趴趴，面对大多数生物的进攻，它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在自然界中，大部分软体动物处于食物链底层。

既然“打不过”，那“躲”还不行吗？正是深谙“活着才是硬道理”，大多数软体动物从一开始便采取自保策略，将核心器官和柔软躯体包裹在石灰质外壳下，宛如身披坚硬盔甲，也因此被称为贝类。

不同贝类的外壳造型各异，譬如掘足纲的壳形像细长的管子，双壳纲拥有两瓣对称的贝壳，腹足纲的软体和外壳则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发生扭转，壳形呈螺旋卷曲状，于是其又多了个“螺”的通称。

作为软体动物中最繁盛的一支，螺家族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地。

早寒武世，这些软趴趴的小家伙便已慢悠悠地爬行在海底。到了石炭纪，随着气候变得温暖湿润，陆地面积不断增加，大量螺类“攻城略地”，它们一步步爬进蕨类丛林，踏入江河湖泊，成为软体动物中唯一征服了陆地的类群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陆生贝类均来自腹足纲。

大海、河流、小溪、水塘，不同生境中，螺赖以生存的本领也各不相同。

生活在湖泊、河流、池塘及稻田里的田螺，靠鳃呼吸；陆生的螺譬如蜗牛，呼吸器官有点像人的肺；与前两者相比，海螺最大的特征是外壳更厚实、更坚硬，因为它们要经受潮水的拍打、礁石的撞

击，以及捕食者的撕咬。

海螺壳到底有多硬？有好事者往里面倒过铜水，也试过用液压机进行粉碎，结果螺壳都未完全败下阵来。难怪过去数亿年间，一只只看似弱小的螺，始终能在强者如云的海洋世界占得一席之地。

四大名螺，各具风采

海边礁石，渔网缝隙或渔船底部，都是海螺安家的地方。它们原本就“人丁兴旺”，加之四海为家、随遇而安，以至于在沿海地区，海螺是最为常见的海产品。

琼岛四面环海，所产海螺自然也多。哪怕不出海，只是在退潮时到滩头浅海转上一圈，也能收获颇丰。

长年与海打交道的渔民，更是随口就能叫出十几种海螺的名称，比如披着一身豹纹、小巧玲珑的香螺，像牛眼般黑亮的牛眼螺，圆锥状的白面螺……

食客们从不同海螺中咂摸出不同鲜味，也有一些海螺凭颜值轻易俘获人心。

前端有些翘，像撅起的小嘴，深浅不一的白色和橙红色纵横交错，常栖于珊瑚礁周围的万宝螺，是鬘螺科中最具观赏性的一类。再加上这种螺数量稀少、生命力极强，不少人将其视为健康、长寿的象征，万宝螺的收藏热由此而起。

万宝螺的“近亲”唐冠螺，同样颜值颇高。这种螺的壳面散发着金属光泽，其内唇扩张如帽缘，因像唐代冠帽而得名。尽管看起来有些柔弱，唐冠螺却是货真价实的



椰子螺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肉食动物，会趁着夜色从砂砾中爬出来，捕食行动缓慢的海胆等棘皮动物。

与螺塔低矮的唐冠螺相反，凤尾螺的螺塔又高又尖，花纹十分绚烂，像极了孔雀尾翼。只是过尖则易折，凤尾螺的螺顶常缺损，但人们发现这样一来，它反倒能吹出悠扬浑厚的号角声。于是，凤尾螺被古人视作神物，供奉于寺院和庙庵中，并多了个“法螺”的别称。

螺通常被定义为一种腹足纲贝类，但也有例外，比如鹦鹉螺，一种同样具有螺旋形外壳、形似鹦鹉嘴的头足纲贝类，也被归到了螺的名下。

别看如今的鹦鹉螺体长不过20厘米，5亿多年前，它们的祖先可是凭借庞大的体型、灵敏的嗅觉和凶猛的嘴喙，在远古海洋中扮演着顶级掠食者的角色。历经沧海变迁，大部分鹦鹉螺族群陆续灭绝，唯有一些小型卷壳鹦鹉螺逃过劫难，它们也被视为海洋“活化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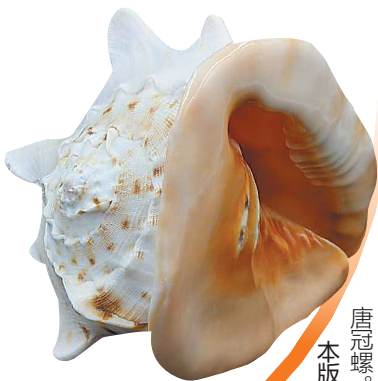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失去了昔日的霸主地位，如今的鹦鹉螺依旧名声响亮，与万宝螺、唐冠螺、法螺并称世界四大名螺。四大名螺数量较为稀少，却不约而同地将海南周边海域作为重要栖息地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南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之丰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四大名螺中的唐冠螺、法螺、鹦鹉螺均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禁止随意采售和食用。

琼岛特有，与众不同

全世界有记载的螺约9万种，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海洋中。在海南，海螺的种类和数量同样在螺家族中占大头，而往陆地上去，陆生螺、淡水螺的故事同样不容错过。

形似钉螺，头大尾小，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壁上。在俄贤岭一带的群山间，人们经常会与一种叫“烟管螺”的小家伙不期而遇。乍一看，它们像极了爬山人吃后丢掉的螺壳，但事实上，人家可是货真价实的俄贤岭“原住民”。

烟管螺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洞穴陆生螺类。外表平平无奇的它，



唐冠螺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）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

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）
法螺。

万宝螺。

鹦鹉螺。
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）

